



王文娟,这一光辉熠熠的名字几乎与百年越剧史密不可分。从浙江嵊县的青山绿水,到上海舞台上的崭露头角,从枪林弹雨的抗美援朝战场,到晚年的桃李满门……王文娟一生,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堪称德艺双馨。无论是被授予“中国文联终身成就艺术家”,还是“上海文学艺术终身成就奖”,面对荣誉,她只有一句话——“台上演戏复杂一点,台下做人简单一点”,这句话也一直是王老师的座右铭。

就在一个多月前,她亲自谱曲的《蝶恋花 答李淑一》由上海越剧院六位“王派”传人唱响舞台,为共产党的百年华诞,献上了一位拥有64年党龄的老党员最真挚的祝福。如今,余音绕梁,绵绵不绝,而王文娟老师,却永远地告别了我们。

笔者有幸在老师的晚年常伴左右,并为老师撰写了谈艺录。在我的印象

里,尽管已是耄耋之年,可王老师依旧保持着旺盛的精力,特别是在越剧艺术如何传承、发展的问题上,思考尤多。哪怕已年逾九旬,但只要身体允许,她依旧坚持口传心授弟子们越剧“王派”艺术的点点滴滴

去老师处学国画,日积月累,王老师笔下的牡丹、荷花、梅花等,也如同“王派”艺术一样,清丽悠远,淡泊雅致,散发着一派雍容大气。笔墨之余,王老师也很爱阅读,从中外名著到小说传记,厚厚的几大本《大

眼间有些像林黛玉的角色,甚至不少红学家认为晴雯有黛玉之风。《楼台会》是越剧《梁祝》中的著名段落,常见的有范(瑞娟)傅(全香)版、范(瑞娟)袁(雪芬)版,有些观众甚至不太清楚还有一个徐王版。此次,由“王派”弟子李敏和“徐派”小生钱惠丽演出,这一片断前,王文娟还登台给观众讲述了关于徐王派《梁祝》的一段趣闻——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徐王版的《梁祝》是很有影响力的剧目,这部剧还被两位流派创始人带上了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去慰问志愿军战士。1953年入朝后,王文娟和徐玉兰为志愿军演出的第一场戏便是《梁祝》。那夜在山洞里,演到“山伯临终”时,台下一位战士突然高声喊道:“梁山伯,不要死!你带着祝英台开小差!”而演到“英台哭灵”时,敌机把电线炸断了,山洞里一片漆黑,战士们一起用随身的手电筒照亮了舞台,才让演出顺利进行。一段段难忘的故事听得观众津津有味、笑声不断。

在整个排练过程中,王文娟则尽自己所能地亲力亲为——演出策划的会议室、越剧院的排练厅,还有自己家中的排练讨论,处处可见她忙碌的身影。对此,王文娟认为:戏曲是传承的艺术,是一代代代人经过传承积累下来的。像《梁祝》《盘夫索夫》《碧玉簪》等这些经典越剧剧目,都是经过我们的先辈、师长不断磨炼才保存下来的。我一直在想,我年纪大了,趁身体还能折腾,把艺术记录下来,让后辈借鉴。那次王派艺术专场中,九十高龄的王文娟亲自登台,演唱自己全新谱曲创作的《水调歌头》。只见舞台上的王文娟,身穿绣花旗袍,眼波流转、顾盼生辉,风度翩翩。一曲歌罢,王文娟意味深长地对

王文娟:演戏复杂一点,做人简单一点

王悦阳

秦帝国》《明朝那些事儿》,她都饶有兴趣地读完了,阅读后不时还会摘录文章中的金句,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啊!岁月荏苒,沧海桑田。尽管已走入人生的夕阳,但王文娟从来不曾忘怀自己所从事的越剧事业。2006年4月25日至27日,为纪念越剧艺术百年华诞,也为了庆祝自己的八十大寿,为庆贺自己的“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王文娟舞台艺术回顾展”在上海逸夫舞台隆重上演。八旬“林妹妹”携来自全国各地的十余名王派弟子集体亮相,以现代多媒体手段展示百年越剧的珍贵历史瞬间。回顾展共分为“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一声春雷万木生”“最是‘红楼’未了情”和“战鼓激催征人”四个乐章,从一个侧面生动展示了百年越剧的奋斗历程以及王派艺术的精湛技艺。

辉煌还在继续,传奇不曾停歇。转眼到了2016年3月11日,为了庆祝王文娟老师九十诞辰,一台全新的名为“千里共婵娟——全明星版王派越剧专场”又在逸夫舞台亮相,引起轰动。虽然徐(玉兰)王(文娟)流派是很多观众心目中的“黄金搭档”,但当年王文娟也和多位不同小生流派的创始人合作过。像《晴雯之死》是王文娟和“陆派”创始人陆锦花合作的,这也是王文娟在扮演“林妹妹”之前饰演的另一位《红楼梦》中的女性,巧的是在书中晴雯也是个眉

三个女人一台戏。那么三个男人,或者更确切地说,三个搞艺术爱折腾又与华山路有着千丝万缕说不清道不明的渊源的老男人聚在一起会出现怎样的“化学反应”?黄阿忠、汪东东、殷峻先生最近推出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艺术展“看山势”,几十幅精彩纷呈、各显其妙的绘画作品呈现了他们平素的所见所闻所好所喜所乐所思所虑所忧,予观众以审美的意外之喜。男人三个也有“戏”。虽说黄阿忠、汪东东、殷峻都以绘画为本业,但他们的才情似乎令他们不满足于仅仅做个“安分守己”的艺术家,经常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喜欢干点跨界的“营生”。这从本次展览的题目“看山势”(上海话“看三四”的谐音),也能揣摩出一二端倪。

黄阿忠先生是上海有代表性的优秀油画家,是上海美术学院油画系博士生导师。但他的兴趣不止于西画,他也画中国画,还热衷于写诗写散文,妙笔生花,出版了散文随笔集,享有文名。我真怕黄阿忠先生哪天兴起完全转到我们这个行当,我们这些靠文字讨生活的写字匠只能转行了。汪东东先生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科班出身,传统根基深厚。后又赴日本多摩美术学院,美国芝加哥现代艺术学院留学,紧追世界艺术家的脚步。但是,小小的宣纸已无法让汪东东先生安顿下来。他走出画室,开画廊,做策展人,当艺术顾问,风生水起。殷峻先生虽毕业于大学的油画专业,但他对水彩画情有独钟,用力甚勤,坚持不懈,时有佳作。然而,画水彩画只是殷峻先生的一把“刷子”;他还有一把出色的“刷子”:参与一些广告和设计项目,常常有不同寻常的创意。正是由于这样的不安分,才令黄

男人三个也有“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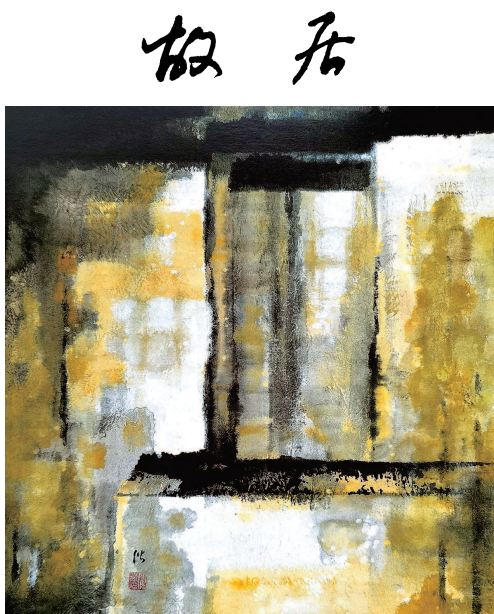
张立行

术教育始,就一直对国际流行的印象派及印象派之后的各种优秀现代艺术情有独钟。黄阿忠、汪东东、殷峻各具样貌的绘画艺术的生成是和上海的城市文脉与文化氛围紧密联系在一起。解读黄阿忠、汪东东、殷峻的绘画艺术,有一个不可或缺的细节:他们三位都曾与上海一条著名的街区——华山路有着难解的渊源。黄阿忠曾在华山路上的上海戏剧学院求学;汪东东将家安在了华山路;殷峻在华山路上的华山路职业学校教书。华山路是上海近现代城市发展的一个典型的缩影,见证了上海100多年来中西文化交融、迈向现代化的进程。华山路各种学校林立,文化机构众多,文化名人云集,街区法国梧桐遮天,摩登时尚,有着浓郁的欧陆风情。按照法国美学家丹纳在他那本著名的《艺术哲学》中提出的三要素,环境对艺术家创作的影响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如此,我们也许从华山路入手,可以对黄阿忠、汪东东、殷峻的绘画艺术有更为贴切和深入的理解。

外婆的蒲扇

肖茜文

外婆的蒲扇每到夏天就在悠悠地摇曳。蒲扇十分宽大,那十分脆弱的扇面上有几个残破的小洞,随着风来风往发出呼呼的微声,就像在幽幽地讲述着岁月里的陈年旧事。花露水的清凉,樟木箱的沉香,随着微风在房间里散去。对我来说,那是属于夏天的味道。小时候,外婆吃过午饭就会慢慢步到卧室那把几十年的藤椅上靠着,那把蒲扇就开始悠悠地摇动。外婆精神好的时候,就会拿起床头上一本散文或报纸专心地读,脸上面无表情,但却透露出一股让人敬佩的端庄,眼中有种安宁和慈祥。手中的蒲扇轻轻摇着,微风掠过她额前的发灰,略扬起一点。阳光透过半拉着的窗帘洒在地上、床上和外婆的蒲扇上,那束束光柱,那若隐若现地悬在空中的尘埃,那一间朴素温馨的卧室和一直微摇的蒲扇,仿佛就把时间凝固了。在我的印象中,外婆的形象与状态就是此时这幅场景,还有那种历史的黄色滤镜。在变化飞快的年代,外婆仍然坚持着她朴素、细致的生活方式。我还在上小学时,暑假几乎都是在外婆家度过的。每天的午睡是一种习惯,我爬上床后,外婆也会倚靠在床上,为我拉上一层被单,手中的蒲扇轻轻开始摇动,只不过这微风都吹在了我的身上,一阵一阵,是那最熟悉的夏天的味道,我已半梦半醒。朦胧中,外婆闭目养神,手中的蒲扇仍旧不停地规律地摇摆,微风徐徐拂过我的身体,那种热天的烦热逐渐烟消云散。我感到外婆的宁静心地,最后的画面只是那一束阳光经过窗缝的缝隙温柔地映在地上。蒲扇一直在摇,她睡得着吗?她手不酸吗?我不知道,外婆也不会告诉我。但每每等我醒来她已不在身边。起身推开门,外婆那双永不知疲倦的手正在翻着锅铲,那把蒲扇随意被闲置在桌上,再看外婆的汗水从鬓角处淌下来,后背的汗水已浸湿了汗衫。我曾一度认为外婆的蒲扇又重又大,光是扇动几下就有点费力,用空调不是省力又事半功倍了吗?但在那凉爽的夜晚,我独自坐在桌前看书,试着拿着外婆的蒲扇摇了几下,我似乎体会到了在都市中的另一番天地——宁静、安详,也享受思考时,时间和空间的凝固,就像时间流逝了一分一秒都能察觉,就像微风挟着夏天的味道款款吹过。我只专心于眼前的书本,不知不觉间,外婆的大蒲扇轻如鸿毛。这么多岁月过去了,外婆仍旧喜欢坐在老藤椅上,平静又优雅,书本搁在腿上,正在小睡。真的睡着了吗?手中的蒲扇有规律地悠悠地摆动着,永不疲倦。



故居 齐铁偕 诗书画
笔底冲开一径尘,水中洒出四方邻。
相思点点研浓墨,画出明窗望故人。

因为运动而摔倒、胳膊受伤的病人,如果第一时间没有得到完善治疗,肘部就会僵硬而无法自如行动。年轻的赛车手张文海就是如此。几乎所有的医生都告知他,今后可能开不了赛车。但是张文海抱着最后的希望。他来到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要想保住自己的手臂,他要找到一个人。”

他要找的那个能够改变他命运的人,就是六院副院长、骨外科学博士、肘关节专家范存义医生。

手术难度很大。范医生带领他的团队,先彻底切除与清洁小张肘关节多余骨化增生与粘连部分。像水泥一样的增生包裹着小张的肘关节,限制关节活动,使得他的手臂已经不能动弹了。接着,范医生替他安装桡骨假体,使之可以帮助前臂旋转动作。他原来的桡骨基本全碎了。

肱动脉、中枢神经、桡神经,这三种肘关节的神经若有受伤,就会影响手部运动。范医生在进行手术的第三部分之时,小心翼翼……手术成功了!当张文海把自己的手臂伸向自己的面孔,那张年轻的脸顿时放出了光芒。太神奇了!他可以重返赛场,实现人生梦想了。

范存义医生,长期从事骨科领域的临床和基础工作,在肢体功能重建、神经修复和粘连防治等方面成绩突出,特别在肘关节功能障碍的治疗方面提出了独到的理论。创立肘关节功能障碍临床分型和肘关节功能“上

海评价体系”,实现精准治疗和科学评价。创新多项肘关节功能障碍关键重建技术,实现“动-静”结合,达到早期康复目标。制定出并发症防治新策略,全面提升疗效。牵头制定我国首个肘关节功能障碍诊疗专家共识,形成国内最大的诊疗平台。率先采用“依型量级”、“双柱理论”及“按需重建”等理念治疗桡骨头骨折、肱骨远端骨折、恐怖三联征等肘关节周围复杂损伤,有效预防功能障碍发生。相关成果得到国内外同道高度评价。张文海,只是范医生诊治的众多患者的其中之一。

当小张向范医生发来他在赛场上参加比赛的照片时,那也是范医生深深欣慰的时刻。

2012年10月26日,市六东院:建筑面积7.2万多平方米,集医、教、研于一体的三级综合性医院在滴水湖畔建成并开业试运行。范存义医生,被任命为东院常务副院长。全科门诊,600张床位,团队快速建立。东院近千人的攻坚克难,一下子解决了386平方公里当地百姓的日常看病难题;保障了临港新片区举办的科学家论坛等科学活动,以及周边的赛事。长三角的病人沾了临港新医院的福气。范医生在东院的手术病人大多是来

自全国各地的手臂疑难杂症者。范存义医生,把他追求医学治疗的精湛与创新,同样运用到医院的行政管理上。他说:“管理靠完善的制度执行,而不是依靠个人的好恶。这样,每个人的潜力得以发挥。”工作的激情,于看病、于管理、于科研、于授课,在他是一致的。

市六东院蝉联2015-2016、2017-2018年度上海市文明单位。荣获2019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状荣誉称号。获得周边老百姓的信任与赞誉。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范副院长作为疫情防控指挥部总指挥,科学施策、精准施治,筑起浦东东南片区疫情防控的堤坝。如今的六院临港院区已逐渐成为上海东南片区区域医疗中心,为临港新片区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2014年,范存义医生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他主持的课题《创伤后肘关节功能障碍关键治疗技术的建立及临床应用》于2020年,获得该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通过公示)。

成功者总是多声部的,像交响乐那般雄浑壮阔。在责任与创新之间追求完美,在范医生的主题曲中,我听到了英雄主义动人的旋律。

成功者,总是多声部的

杨晓晖

十回谈
奋斗在滴水湖畔
责编:吴南瑶

外婆的蒲扇

肖茜文